

人民的“形式”

—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

人民的“形式”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实践，因为它不仅如通常艺术家那样关注点线面和构形，而且主要指向百年沧桑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审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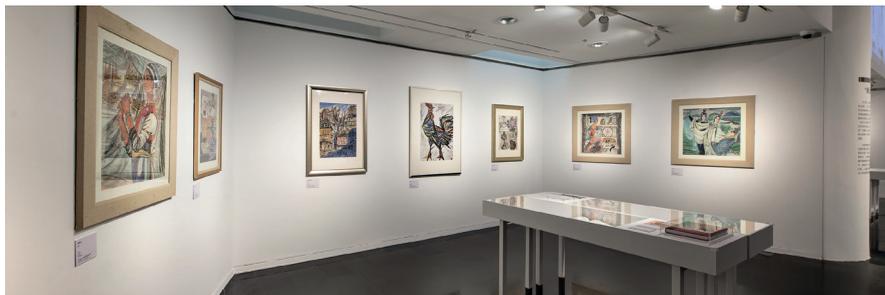
“人民的‘形式’——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之路”展览，旨在追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）的艺术文脉。它所呈现的“装饰观”与“形式美”，构成了

中国现代艺术探索中一条独特而重要的路径。展览集中呈现了庞薰莱、雷圭元、张光宇、张仃、祝大年、吴冠中、常沙娜、袁运甫、韩美林、乔十光、丁绍光、杜大恺、刘巨德等几代艺术家的创作实践。展览将他们的作品置于社会变革与中外艺术史的大背景中，结合文献梳理，清晰地展现了他们在兼收并蓄中守正创新，从而引领时代审美、以艺术服务人民的卓越贡献。



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徽，1978年

院徽设计以“艺”字为主体。“艺”字字形似一人双手捧禾苗，寓意种植，代表将劳动技能与艺术结合、从生活中汲取创作源泉。这一形象既象征“工艺”与“民族”“民间”“民生”相连的精神内涵，又体现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的教育理念——“艺术育人，设计立人”。



展览现场

“装饰”救国

1917年，蔡元培先生提出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主张，希望以美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。怀揣着这样的理想，庞薰琹、雷圭元等艺术先驱远赴欧洲求学。他们在法国看到装饰艺术如何深入日常，成为改善民生、提升生活品质的手段。学成归国，先驱们兼收并蓄，深入民族传统与民间艺术的沃土，从中汲取旺盛的生命力，试图以“装饰”的力量锻造出既属于世界、又属于中国的现代视觉语言。这不仅是对“美”的追求，更是一次以“形式”承载民族精神、唤醒大众审美自觉的文化实践，也是一个以艺术之“文”载救国之“道”的非凡努力。

装饰没有新旧贵贱之分就，而只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……是性格、地位、道德、礼仪、精神的表现。
——雷圭元，《谈谈装饰》

采用中国工艺图案固有之特性与精神，以重建中国艺术曾经具有的博大深沉的气魄。

——庞薰琹，《工艺美术集·自序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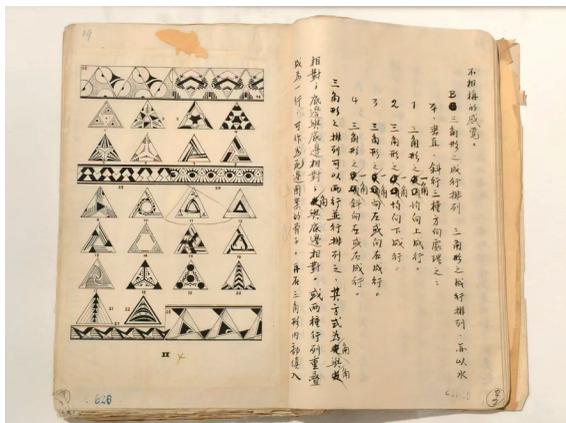
《地之子》（庞薰琹，纸本水彩，1934年）



《瓶花》（庞薰琹，布面油画，1972年）



《城乡互助物资交流》（雷圭元，油画，1950年）



《工艺美术之理论与实际·第三篇》手稿（雷圭元，20世纪40年代初），1950年以《新图案的理论和作法》为名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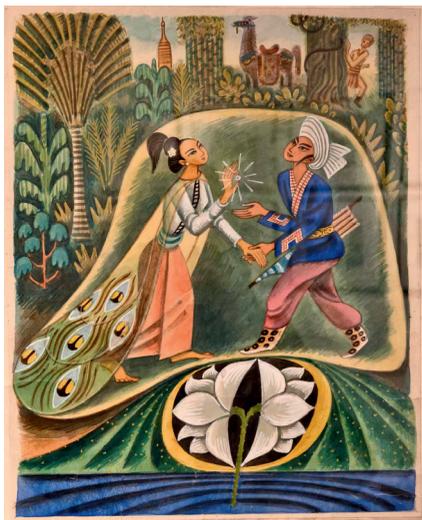
02

时代“漫”画

漫画，是幽默地针砭时弊，是诙谐地体贴日常。张光宇先生将目光投向最富生命力的民间，而非采用宏大叙事。从年画、剪纸、戏曲脸谱和民间玩具中汲取营养，他以现代设计的眼光和漫画家的睿智，对其进行大胆解构与重组。古老的故事于是被赋予了全新、充满时代感的视觉形态，辛辣的讽刺与质朴的温情并存。张先生不仅是民间艺术的发扬者，他举重若轻地将民族瑰宝巧妙转化为属于时代、属于人民的崭新形式，用百姓乐见、老幼能解的方式歌颂“真善美”。



都說自從孫大聖顯了神通，滅了毛尖厲
巨魔，威震埃秦古國，他一路進來，老百姓
個個歡喜跳躍，焚香禱祝，奉為真神出現，
不知不覺又來到一個地方，叫做翠羽快樂城，這是
埃秦的貴族區，生活奢侈，出入此城的人都是王公
顯宦，大膏銀富，以及名媛麗秀，歌姬舞女等，均
雀筆手斲，法老始皇的阿房行宮，也建在此城，更
增加此城的價值，阿房行宮的建築是架在輕汽球上
面，表示專供上層階級的人士快樂逍遙，平
民不得與焉。



▶ 《西游漫记》设计稿
(张光宇, 1945年)

◀ 《孔雀姑娘》设计稿
(张光宇, 1957年)

旧戏的戏脸，一幅幅都是图案画。中国的戏，本来就是图案，一切场子、身段、唱白，重抽象而不就写实，为一种诗歌与舞蹈之装饰艺术。

——张光宇，《戏脸艺术》



《民间情歌》(张光宇, 刊载于《时代漫画》1934年, 第4期)



孙悟空脸谱资料与《大闹天宫》孙悟空造型设计(张光宇, 1959-1960年)

03

中国新形象



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团队与新中国国徽设计方案合影



1950年9月张仃等在天安门新中国首枚国徽安装现场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崭新的国家与政权，亟须全新的视觉语言表达国家意志、凝聚民心。学院的艺术家们遵循“民族形式、大众适用、科学方法”的原则，投身于国家形象的设计，其成果高度凝练了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与文化愿景，为共和国形象赋予了进步、刚健、庄重的内涵。

敦煌壁画给我们无量感兴和启发，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。它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艺术创作源泉，它是我们的至宝、我们的荣誉、我们的骄傲。

——常沙娜，《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》

► 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
(常沙娜设计, 林徽因指导, 1952年)



《哪吒闹海》手稿 (张仃, 1970年代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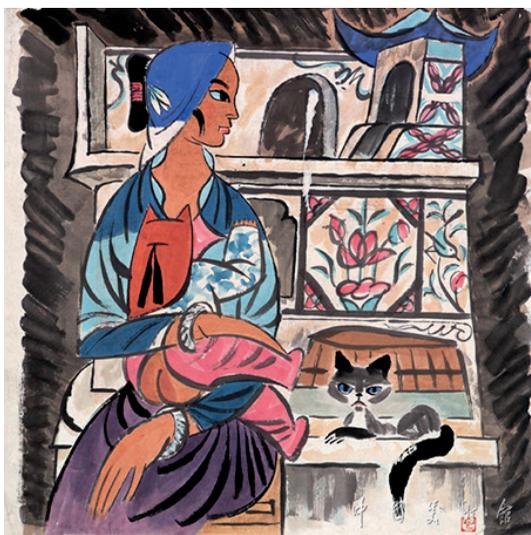
张仃主张哪吒应展现沿海渔民儿童健康、活泼、黑瘦而机灵的特质，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矫健、聪明、勇敢、英俊、明智、有尊严、有理想、有情感的形象。他笔下的哪吒既具古典工笔重彩的典雅韵味，又富生命的律动与现实儿童的灵气。



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和平鸽丝巾 (常沙娜设计, 1952年)



壁画《哪吒闹海》(张仃)



《灶头》（张汀，纸本彩墨，1960年）



《白蛇传》（张汀，纸本彩墨，1960年）

东方到西方去，西方到东方来，这是各自艺术发展并互为补充的必要，不是同化，而是进化。

——袁运甫，《走第三条通道——专业学术理论探讨》

《洋油灯》
（张汀，纸本彩墨，1960年代）

新形象的探索，亦包括对中国绘画传统的继承与革新。20世纪50年代，张汀先生以“毕加索+城隍庙”的开放观念，实践彩墨画创作，作品色彩浓郁、形式大胆，具有强烈的装饰风格，开辟了艺术现代化探索的另一条蹊径：即将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相结合，创造了中国画直面社会与自然的新风格。

在工艺美术教学中，我一直提倡民族民间两个概念。工艺美术设计也应该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派。

——张汀，《张汀与工艺美术》



《巴黎组画·街区》
（张汀，纸本彩墨，1964年）



05 民族重光

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引领艺术家把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土地。遥远的西南边陲，那朴拙的原始风情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，成为祝大年、乔十光、丁绍光等艺术家汲取灵感的圣地。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远行，更是一次向内探索，寻找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精神之旅。艺术家们实际上是在构建理想的文化母体——她是特殊的，极具辨识度的，更是具有强大包容性和感染力的。这种“绚丽的想象”，不仅为艺术家个人带来了创作新生、形式突破与工艺创新，更为正在重建文化自信的国度，奉献了一份视觉象征，呈现了一种多民族和谐共存、文化繁荣复兴的崭新国家形象。



《布依族姑娘》（祝大年，工笔重彩，1960年代）



《泼水节》（乔十光，木板漆画，1978年）



生生不息之三（丁绍光，综合材料，2020年）

“漆画之美，美在看得见、摸得到的材质美和工艺美。”

——乔十光，《漆画之美——第六届全国美展漆画观感》，《美术》，1984

“东方绘画以线为主，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线不仅仅作为解决造型的手段，线也表达艺术家的情怀，表达情绪的波动、思想、哲学与信仰。”

——丁绍光，《迎接人类文化的新高峰》

“到民间去”，是贯穿学院文脉的核心思想。属于大众的现代艺术与设计，不能没有烟火气。大俗即大雅，“大雅民风”非为一种风格，而是创作价值观。

在韩美林先生的艺术世界里，可谓“万物有灵”。他将民间的蓬勃生命力化作亲切而平易的视觉语言。其笔下的动物线条自由奔放，造型稚拙可爱，仿佛有着活泼的生命与天真的情感。更重要的是，艺术并非必要高居殿堂，也可由日常生活、日用之物，浸入在每个角落，以无言的“温情”，默默滋养和美化大众生活。美，可以如此亲切而无处不在。



《马》（韩美林，纸本水墨设色，2004）

最美、最好的艺术在民间，艺术家一定要“沉下去”，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，才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。

——韩美林《悠游自在心如许 不待扬鞭自奋蹄》



《岩画虎》（韩美林，纸本水墨设色，2015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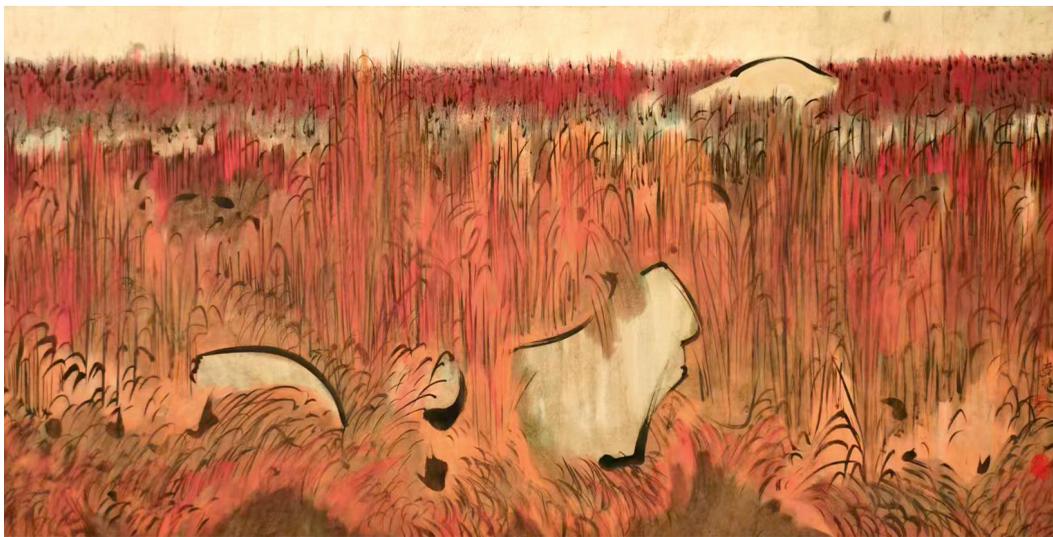
《癸亥年》猪生肖特种邮票
（韩美林，1983年）

韩美林笔下的熊猫、虎、牛、马等动物，褪去了野性与凶猛，被赋予乐观的生命赞歌、童稚的烂漫天真与憨态可掬的神情。这种充满善意与温情的视角，将民间质朴的情感经由现代造型与笔墨语言提炼升华，形成一种既接地气又格调高雅的独特美学。这正是其“大雅民风”最动人的魅力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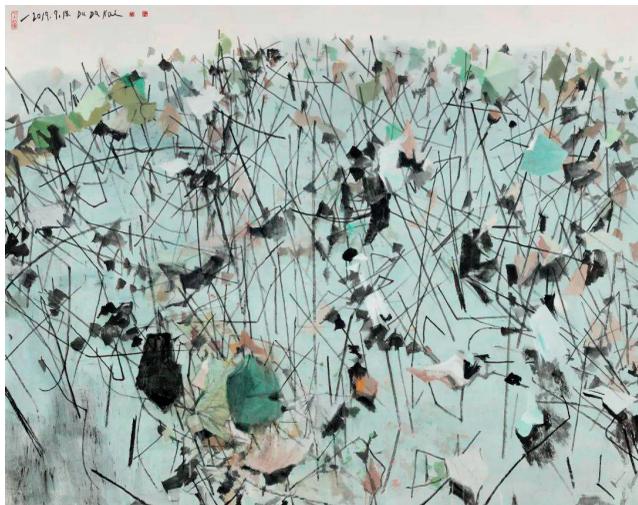
07 风筝不断线

“风筝”是艺术家自由翱翔的想象力，是对形式的持续探索，是与世界艺术的积极对话；那根纤细却坚韧的“线”，则是艺术家与自身文化、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。“风筝不断线”，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）绵延的文脉。

杜大恺和刘巨德两位先生的创作放弃对艺术的种种成见，兼容并蓄，趋向于一种新的境界，是“回归本心”的旅程，也是高度的“形式自觉”。艺术家的哲学观、人生观、创作观在画面中融通，“形式”最终回归自身，成为艺术家观照自我与世界的纯粹媒介。



► 《红草地》
(刘巨德，
纸本水墨设色，
2012年)



《留得残荷听雨声》(杜大恺，纸本彩墨，2019年)

真正的艺术家们面对自然，都是通过看得见的“物”去体验、触摸、感悟看不见的“道”。或者用看不见的“道”，去画看得见的“物”。

——刘巨德，《浑沌的光亮：刘巨德艺术作品集》

展望21世纪，中国装饰艺术一定会有无愧于时代的绚烂，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格局中，它的影响将会以比历史上任何阶段更加有力的气度超越国界，为人类精神的成长、健全、丰满提供广泛而深刻的驱动力。

——杜大恺，《漫笔中国装饰艺术的现状与前景》